



## 保姆之争

◎沈漫漫

我拎着大包小包,跟着雇主陈美到上海做保姆。活儿是带陈美的孙子,一个出生六个月的男婴,兼职做家务。

来到陈美儿子的家,她的儿子儿媳热情地招呼我,她的孙子由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女人抱着。那女人,穿着朴素,头发扎着马尾,一条腿有点瘸。相处了两天,我发现女人是安徽人,也是招来的保姆,做各种家务都熟练、麻利,而且烧得一手好菜,我都不怎么插得上手。

陈美见我快不快,便悄悄和我说:“我们是老乡,都是启东人,我跟你实话实说吧。”原来,他们一家都是启东人,包括她的儿媳妇。自从家里添了宝宝后,他们一直想招个启东籍的保姆,说是家乡人知根知底,又好沟通,所以,这次陈美回到启东就找了我。那个女人是在上海的中介找了临时顶着的,没想到做事这么好,就先用着。不过,以他们家的情况,最后还是只需要用一个保姆,等那女人一个月的试用期结束,就让她走。

陈美的孙子有个好听的名字,但大家都叫他“宝宝”。宝宝对我竟然不认生,张开双臂要我抱。我抱着他轻轻唱儿歌,唱了一首又一首;又按学到的育儿方法,指着幼儿图片跟他讲故事,和他海阔天空地唠叨……陈美一家都说:“宝宝跟你真亲。”

一天夜里醒来,我发现那女人还没睡,坐在床上抹眼泪。

我很诧异:“你、你怎么啦?”

她说:“小伟他们肯定要你的,你是他的老乡嘛。”

“别多想,顺其自然吧。”我说。

“在中介所,小伟本来是要招个启东人的,是我恳求他招我的。我是个瘸子,工作不好找,都嫌弃我这条腿。可我两个上学的娃,还有公公婆婆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都要靠我一个人。”那女人打开了话匣子。

我问:“那你老公呢?”

女人低头不语。

我以为她没听见,又问了一遍。

“生病……死了。”她幽幽地说。

我无言以对。

那女人的话,使我难以入眠。过了两天,我找了个机会,和陈美一家打了招呼,说突然收到家里讯息,有急事要我回去,恐怕要在启东多待一段时间,保姆暂时是做不成了。他们同意后,我收拾了自己不多的行李,很快离开了。

本版投稿邮箱:  
2457901059@qq.com

## 我俩互为“背锅侠”

◎马海霞

我刚和大个子结婚不久,大个子姨家表弟说要用我家储藏室存放东西。大个子告诉我,他晚上加班,下午表弟来我家放东西时,让我拒绝他,就说储藏室太小,家里的东西都塞满了,实在腾不出地方让表弟用。

大个子这个表弟,我见过一面。我觉得虽然不是很熟,但都是亲戚,人家求上门了,暂放一下,有啥也得满足呀。我家储藏室虽然小,东西塞得满满的,但可以把东西搬到阳台,腾出一部分空间让表弟使用。一口拒绝这种话我可说不出口,再说若拒绝也不能我这个外人拒绝呀,我问大个子为什么不自己拒绝。

大个子解释说:“我和表弟从小一块长大,我若这么说,他肯定会接着来找我,让我想办法。除非我和他撕破脸,一辈子不来往了。”大个子这是让我当背锅侠,他充好人呐?

大个子看我不解,跟我说了背后的情况:“我这个表弟,净走歪门邪道,二十多岁了还不务正业,好不容易找了个货车司机的活儿,他竟动起了歪心眼。他说老板是个马大

哈,对车上的货物从来不清点,他可以在路上偷卸一部分货物,暂存咱家,然后再找机会转手卖掉。”

原来,表弟是往我们家存放赃物呀,这个万万不行。就是大个子同意,我也不能同意。

那天下午,表弟开车来了,对我说,他和表哥讲过了,想在我家放放东西。我一口拒绝了,说我们房子小,东西塞得满满的,实在腾不出地方,要不你到处看看?

表弟一脸不悦,走时明显表现出不满。大个子回家后告诉我,表弟打电话和他好一顿吐槽,他也跟着责备了我几句,说“你嫂子这人直来直去,不通情理”,又诉苦说自己在家里说了不算。

自此,我这个“恶”形象经过表弟的嘴是在婆家出名了。大个子成了怕老婆的典范,他自己想拒绝的事情,都会拿我当挡箭牌,甚至他那帮朋友出去喝酒,他不想参加,理由也是我不让他去。

大个子还跟我约好:若他突然打电话来,开口就喊我姓名,让我发表对某件事的看法,我一定要持反对态度。这家伙平时打电话都喊我外号,这约好了喊我姓名,肯定没好

事,又是让我替他背锅,他在自己的家族里依然不得罪人,来往如常;何况以现在的风气,“怕老婆”也早就不是什么耻辱,甚至有人引以为荣。

我也跟他学会了,开始“恶”有“恶”报。一次,我娘家堂妹要贷款,找我做担保人,我想想不妥,因为她贷款是为了做生意,我给她做担保风险太大。我不好直接拒绝,便把大个子推出来了,说他不允许我给别人担保贷款,连上次我哥让我给他担保贷款,大个子都不同意,差点和我闹到离婚的地步。

堂妹一听,虽然心里不高兴,但也不好再来纠缠,这件事便这么解决了。

生活中难免被亲情或友情绑架,做一些自己不情愿做的事情,直接拒绝会伤到对方自尊,也会影响双方感情,此时,另一方来替我们当“背锅侠”,迂回一下,拒绝便会变得委婉,不至于那么尴尬。

我和大个子生活中互为“背锅侠”,谁也不欠谁的,算是打了个平手。大个子说,夫妻间敢互为对方做“恶人”,也是一种担当和责任。瞧,他倒是挺会拔高,连带着我也生出一股很会为人处世的自豪感来。



## 我和我的女朋友们

◎张瑶

最近,我中学闺蜜的母亲、一个90岁开外的老太太通过微信发给我一段名为《女人的女朋友》的小视频,介绍了美国斯坦福大学一名心理学和精神病学教授专门开设的一门课——《女人的女朋友》。该教授的结论是,男人想要身体健康,最好的事情之一是结婚成家;女人想要身体健康,最好的事情之一是建立和培养她和女友之间的友谊关系。“女人的女朋友”会帮助她们释放更多的血清素,使女人心情愉快、减缓压力、减少疾病、延年益寿。

我对此深表赞同,以我60年的生命体验而言,这些程相相伴的女朋友岂止让我心情愉悦、延年益寿,还是我人生中一个个难关的摆渡人啊!

我出生在一个多子女的家庭,在那逼仄的政治生态里、困窘的物质生活中,我从懵懂的小女孩成长为敏感的少女,而母亲的日常照料又暴躁偏心。但是万幸,小学三年

级,天使降临身边——她是一个跟随父母从农村落实政策回城的女孩,比我小9个月,却是天才,洞察我心。记得她出国和我道别时,我把刚谈的男朋友介绍给她,她看了两眼,扭头对我低声说:“胡闹!”竟一语成谶。直到今天,我们偶尔通电话,凡事还是只要说半句,彼此就能明白心意。

也正是因为女同学们,我的中学、大学时代才令人念念不忘,想想莞尔。转眼陷入生活的漩涡,工作了、恋爱了、结婚了、生子了,磕磕碰碰、起起伏伏,但有那么几个女朋友,一直就在身边,在我最需要的地方,温暖我、帮助我、引导我!孩子病了,有人来帮我;工作遇到瓶颈了,有人来开化我;财务遇到困难了,有人秒转账给我……

我想我是幸运的,踏上社会后又机缘巧合结识不少三观一致的女性好朋友,我们彼此互助、共同成长。2007年,我遇到婚姻危机,一

度陷入人生低谷,而同时,一名好友因工作压力过大低烧不止,两人合计一下躲到太湖边小住了几天,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在友情的抚慰下,我们逐渐发现,这点磨难根本不算什么,吸取教训,工作、生活都可以从头再来。两人逍遥数日,大笑而归,又是元气满满、神气十足啦!

这半个世纪以来,我和我的女朋友们就是这样彼此信任、相互欣赏、互相提携,共渡难关。这种不是姊妹胜似姊妹的亲挚,无论在哪个年岁都被敏锐感知并珍惜守护,在心底引以为傲。我们聚餐、聊天、旅游、运动,分享细密的隐私,也分享实用的技巧,倾听相互诉说、共情彼此处境。我们会做拿手的小菜相送、会互陪就医体检,更会共同分析、建议、提醒,解决生活中一个个难题。女朋友们,带着女性特有的温柔、细心和仁爱,真诚、贴心、仗义。她们是我强大的后援团,是我生命中温暖的底色。